

劍客

採訪「慰安婦」手記



想到寫到

7月6日，筆者跟一群志願者來到了邦邦牙省馬帕尼基（Mapaniqui）鎮探望一群平均年過九旬的前日軍「慰安婦」。她們自稱「自由祖母」（Malaya Lolas）。我們帶去了藥品、大米、牛奶、食物等伴手禮，慰問這些二戰時期見證了日軍暴行的證人。

志願者是由多個團體組成的，其中包括Flowers for Lolas（鮮花獻祖母），這個組織定期探望、慰問和協助全國各地僅存的「慰安婦」，同時也為她們以及家人提供法律諮詢和服務，包括入稟聯合國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和賠償以及呼籲菲律賓政府保存「慰安婦」史實和當年被日軍用作「慰安所」的一棟「紅房子」。

「鮮花獻祖母」的成立是偶然的，它起源於華人社區2017年12月8日在日本駐菲律賓大使館附近豎立一座紀念菲律賓二戰「慰安婦」的銅製雕像。這引來日本政府強烈不滿並極力向菲律賓政府交涉。時間來到2018年4月，當時由日本領導的亞洲開發銀行將在馬尼拉舉行年會，亞行日籍行長籍機向菲律賓政府施壓，強烈要求拆除銅像。當時由「慰安婦」組織Lila Pilipina、華社代表、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武裝隊伍老兵為首的銅像管理委員會要求馬尼拉警察局派員保護。但在4月27日，公造部以修排洪水渠為由，半夜強行拆除銅像，管理委員會和媒體早上趕到現場時已經空空如也，只剩下基座。他們隨後接到銅像雕刻師的電話，說有人將銅像運到他的工作室存放。幾個月後，銅像管理委員會尋得新的安裝地點，並向雕刻師索要銅像時，他們被告知銅像被「盜走」，就此不知所蹤。該管理團隊後來組成「鮮花獻祖母」，每年在銅像原址獻花並舉行抗議活動。

隨筆者前往採訪的還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代表以及多年來一直協助「自由祖母」爭取正義的著名人權律師蘇亞雷斯（Atty. Virgie Suarez）。

由於日本堅持菲律賓婦女尋求賠償必須得到菲律賓政府的支持，蘇亞雷斯律師代表「自由祖母」曾向菲律賓政府提出相關要求，甚至上訴到最高法院，但未能成功。

她隨後代表「自由祖母」們向「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CEDAW）提出申訴，該委員會在2023年3月裁定馬尼拉必須對這些祖母進行賠償，並為他們數十年的苦難和被歧視的際遇公開道歉。

「對這些在菲律賓過去被噤聲、被忽視、被忽略並被抹去歷史的受害者來說，這是一個象徵性的勝利時刻，」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委員馬里恩·貝塞爾（Marion Bethel）表示。

蘇亞雷斯律師表示，自從CEDAW的裁決以來，政府機構已向她的客戶發放了數千披索的援助。但她補充說，她們將永遠不會停止爭取日本的道歉。

筆者到達「自由祖母」們聚會的地點，她們現任「領導」馬麗亞祖母（Lola Maria）的家。這是一棟一層樓平房，祖母們經常聚在一起閒話家常。她們對我們的到來非常開心，熱淚盈眶接待我們，更讓家人準備熱粥和水給我們當點心。她們知道我們一行人早上6點就從馬尼拉市區出發，一路奔走近70公里，包括走一段凹凸不平的田野土路才到達她們所居住的小村。當天下著小雨，路面很滑，到處都是泥坑，行車速度很慢，花了我們3個小時才到達。

在簡單慰問寒暄後，蘇亞雷斯律師便安排筆者在內屋進行採訪。筆者原本只要求採訪1-2人，但她們說為了讓更多人聆聽到祖母們的心聲和訴求，她們安排了5人接受採訪。

這時屋外下起了滂沱大雨，雨滴落在鋅片屋頂上特別吵，一些祖母的聲音又很微弱，增加了錄音和採訪的難度，筆者提問問題時，要提高聲量她們才能聽清。

蘇亞雷斯律師事前交代，避免提到「紅房子」裡面所發生的事情，怕老人家承受不住。於是筆者小心翼翼按照事先準備好的問題一一提問。但她們說到自己的父親和兄弟被集體關在學校內活活燒死就情緒崩潰，當場落淚，採訪不得不暫時中斷，筆者和家人要不斷安撫，等情緒平定下來才恢復錄製。斷斷續續的採訪也造成後期剪輯和轉錄翻譯的困難。

她們講述自己已被帶到「紅房子」關押數日，但細節都不願多談，最多只說「他們（日軍）對我們所做的，我們終身難忘」，但更讓她們痛徹心扉的，是被釋放後家沒了，家人也都遇難了，當年只有八、九歲的她們一下子成了孤兒，原本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一下子成了地獄。

在採訪過程中，攝影師和在場的其他家屬、志願者也紛紛落淚或心情沉重，每一次採訪都是撕開祖母們藏在內心多年的瘡疤和傷痛。而在採訪過程中，老天一直暴雨不斷，不知是不是為祖母們的遭遇落淚？

採訪結束後，雨聲變小了，只剩下毛毛細雨。我們跟志願者從車上拿出事先準備的伴手禮，雙手奉送給每一位在場的祖母，但一些祖母常年臥病在床已經無法行走，她們的家人過來代取。祖母們很熱情地唱歌給我們聽，她們將自己的遭遇編寫成一首歌，用緩慢的無伴奏詩句來說唱出自己的生命故事。

臨行前，祖母們用顫抖的雙手緊握筆者的手，用微弱的聲音不斷感謝，並要我們有空就來坐坐，陪老人家聊聊天，也希望筆者的報道能讓更多人知道她們的故事，80年過去了，她們還在等待正義到來的那一天。

2025年8月11日
註：本次採訪將由香港文匯大集團屬下的點新聞網站（<https://www.dotdotnews.com/>）剪輯發佈。屆時本報也會在微信公眾號和網站發佈。

紅樓雙



各說各話

昔日唸書，學習故國文化，總認為國內的華文水準高，我們馬首是瞻，凡是內地出版的書報刊物都是我氤學習的範本，可今天變化大了。我督促兒輩學習，不再鼓勵他們把華語電視新聞當學習對象，這不是要菲薄人家。

一般觀眾讀者雖不是研究文法的行家，但祇消仔細觀察，都會看出新聞報導的文句多了毛病，一是不注重文法，「贅疣字」多，二是英語化得不倫不類。隨便舉些例子，電視報消息常說，「對伊蘭目標實施打擊」、「對某地進行二天訪問」、「對某國提供援助」；「實施」是動詞，「打」也是動詞，有了動詞再加個動詞，文法上說不過去，「實施」、「提供」、「進行」都是多聲的動詞，都是不按章法的「贅疣字」。是新聞報導幾乎天天都有的毛病，俯拾皆是。按正確的華文口語來說「打擊伊朗目標」、「訪問某地二天」、「援助某國；刪掉那些望而生膩的「贅疣字」後，豈不乾淨利落，讀起來順服順口。

現在國與國之間雙向交流頻繁，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互相影響，甚至融合，勢所難免。英語為強勢的世界通行語，對中國

王強

月光所在即故鄉：
從敦煌壁畫到南洋檳城藻井的飛天——談文化紐帶如何連接沙漠、海洋與異鄉的月光



絲路溯源

夜色如水，月光在敦煌的黃沙上鋪開一層銀紗。

壁窟深處，飛天在暗藍的穹頂上起舞——長袖與飄帶像被無形的風牽引，越過戈壁，滑過海面，伸向南洋的熱帶星空。

潮聲與駝鈴在想像中交錯，仿佛一切聲音都被採進那條看不見的絲綢之路——它不只載著貨物與經卷，更載著一份跨越千年的溫柔與信念。

初至馬來西亞，赴國際會議之餘，應邀前往馬來西亞理工大學拜訪陳博士等學者。檳城，這座華人過半的城市，滿街的閩南話與鄉音如潮水般湧來，倍感親切，仿佛一腳踏回故鄉。尤其在極樂寺，仰望飛天，那昂揚的飄帶宛如不滅的文化精神，在長袖間舞動。

那一刻，我仿佛觸摸到一條橫貫千年的文化飄帶——敦煌的飛天、泉州的迦陵頻伽、檳城極樂寺的藻井與萬佛塔，在記憶與想像的交疊中徐徐鋪展。

像一襲白絲綢之路黃沙飄向南海碧波的最長綢，將東西文明的精神脈絡柔韌地纏結在一起。

一、黃沙起舞：敦煌飛天的千年回響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之上，四身飛天兩兩相對，飄帶波浪般舒展，完美詮釋盛唐「吳帶當風」的美學境界。她們既是佛教「乾闥婆」與「緊那羅」音樂天神的延續，也是中亞健陀羅藝術與唐代本土文化交融的結晶。飄帶間鑲嵌的波斯聯珠紋，宛如凝固的商貿軌跡，訴說絲綢之路上文化與物資的交流。至唐代，飛天漸漸脫離佛國核心神祇的地位，化身為氛圍營造者與文化使者——在莊嚴神聖的空間中，賦予觀者溫潤、持久的美感。而沿著絲路繼續向東南，飛天的身影並未止步於沙漠與駝鈴之間，它們換上新的羽翼，伴隨海潮聲，漂抵另一個文明交匯的港口。

二、海潮聽音：泉州迦陵頻伽的重生之歌

順著海上絲綢之路向東南漂流，抵達泉州——昔日的海貿門戶。開元寺內，二十四尊明代迦陵頻伽木雕宛如凝固的旋律，靜立樑架與藻井之間。金紅主調的半人半鳥之身，戴如意冠，雙翅或如鷹羽，或似火焰，依稀映照著印度一伊朗雅利安文化的太陽崇拜印跡。

這些雕像既承樑架之重，也是妙音供養的宗教符號；細節中又暗藏海洋文化

語文有相當的影響，我們對外來影響該守分寸，該有正確的篩選。所謂去無存青就是，不該的話，囫圇吞棗兩地，接受英語化，到頭來畫虎不成反類獍狗。

中國話一貫說「骨肉情深」，現在喜歡炫耀洋氣的人捨棄自己的文句，學洋人說「血比水濃」，這還可勉強接受，最難看的是把「誇耀軍力」英語化，成「大秀肌肉」，洋化得難看又莫名其妙，比這更蹩的還有呢，明明是「窮兵黷武」，偏偏要露出一手英腔怪調，說是「武裝到牙齒」。越洋化越不像話了。

把自己的語文洋化得不三不四已夠噁了，竟連文法也洋化到顛三倒四起來，本來中國話說「是救濟災民的時候了」，「是吃飯的時候了」，現在普遍腦筋洋化顛倒，說「是時候救濟災民了」，「是時候吃飯了」，「馬克龍總統」變成「總統馬克龍」。

君主制度國家的元首繼承人，本來該稱太子或儲君，可現在華文水準怎樣了，竟然連動詞名詞都黑白分不清，把「儲」這個動詞拿來當名詞用，新聞報導上就出現了這里一個王儲，那里也一個王儲。看到華文水準「進化」到這地步，考慮到要下輩學好華文，乾脆教他們去看綠裝章四小說好了。

的脈動：飄帶化作浪紋，琵琶取代波斯豎琴，映照閩南與海外貿易的繁盛。泉州的刺桐飛天雖取意迦陵頻伽，卻並非希臘或印度神話的照搬，而是閩南語境下的再創造——包容、混融，並深深銘刻著地域性。

三、南洋化境：檳城極樂寺的飛天新語

百年前，泉州工匠隨下南洋的華工遠赴檳城，參與興建東南亞最大華人寺廟——極樂寺。熱帶濕熱的氣候中，他們創造性地調整了材料與結構：以緬甸白玉石代替閩南輝綠岩；彩繪主色由閩南的朱紅轉為熱帶青藍；並摻入椰糖與貝殼粉防蟲防霉；木質斗拱改為混凝土框架，但滴水瓦的弧線依舊完好。

萬佛塔三層設計，宛如文化的三重奏——下層為漢傳佛教八角基座，中層鑲泰式鏤金佛龕，頂層覆緬甸式螺旋金頂，象徵多元族群的共生與協商。

飛天飄帶與形象被拉長以契合當地舞姿，樂器換成馬來腰鼓（Kompang），飄帶紋融入宋吉織錦的金線織法，形成南洋化的文化符號。此時的飛天，不再只是宗教造像，而是跨族群的認同與記憶。

四、一帶一路：文明遷徙的變與不變

這條自敦煌出發、經泉州抵檳城的文化飄帶，昭示著遷徙中「變」與「不變」的辯證。外形因地而異——羽翼化為飄帶，樂器隨地而改——而精神內核始終不移，那是人類對「妙音通神」的共同渴望。跨文化轉譯中，工匠們巧妙平衡了功能與符號：混凝土框架內，仍流淌著閩南滴水瓦的曲線；泰式蓮花座上，托著著閩南火焰麟；檳城石獅爪下的繡球，還鑲上當地豆蔻紋，被網民戲稱為「萌系守護神」——文化生命在此再生。

五、月光為證：絲路上的文明契約

這根飛天飄帶，從敦煌壁畫氧化的朱砂，到泉州樑間回蕩的南音樂聲，再到檳城穹頂閃耀的椰糖釉彩，見證了跨越千年的文化漂流。它提醒我們，文明的外形可在遷徙中消逝，而精神內核必將在新的語境中復活。那份溫柔與信念，如敦煌夜色下的銀紗，沿絲路延展，跨海而來，在南洋的星空下再次閃耀。

此行馬來西亞，不只是學術交流的際遇，更是文化長河中一次靜水深流的觸碰——仿佛在熱帶的夜色裡，抬頭便能看見敦煌同一輪月亮。月光所在，即是故鄉。

蘇麗莎

為何不要隨意地向人訴說心中的苦？



寶島來鴻

為何不宜隨意地向人們說出心中的苦？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1）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傾聽，有些人可能沒有同理心，無法真正理解你的痛苦，甚至會不經意地輕視或否定你的感受，使你感覺更受傷。

（2）有可能被利用或傳播，有些人可能會把你的脆弱當成八卦說，甚至在不適當的時揭露你的隱私，讓你失去信任感與尊嚴。

（3）負能量容易引起反感，長時間表達負面情緒會讓人感到壓力，特別是當對方自己也正處於困境時，反而讓彼此關係產生摩擦或疏遠。

（4）情緒需選擇可信任的人分享，傾訴固然重要，但應選擇真正理解你或成熟穩重，願意支持你的人，而不是任何人。

總之我們不是不能向人訴苦，而是要慎選對象，把握時機，明瞭目的，將內心的苦說給真正值得信賴，能給予你支持的人聽，如此才能真正療癒，而不是再次受傷。

鄭亞鴻

我觀《南京照相館》



談今論古

1987年，在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過去50年之際，我觀看了電影《屠城血證》，這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完整反映南京大屠殺的故事片，我還寫了一篇影評刊登在《泉州晚報》。

又過去30多年，正值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近日，我又觀看了電影《南京照相館》。巧合的是，《屠城血證》和《南京照相館》都來自於同一歷史原型——現存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京字第一號證據」。

1938年1月，15歲的南京華東照相館學徒羅謹在被迫為日軍沖洗照片時，發現欣頭、活理、姦淫等暴行影像，便偷偷加洗16張製作成相冊秘密保存，藏在廁所牆磚裡。誰知不久相冊不見了，羅謹擔心暴露，逃離南京隱居在福建大田縣。原來，這些照片被他的同學吳旋發現，將其藏於毗盧寺佛像底座等處。抗日戰爭勝利後，這些照片成為審判日軍戰犯的核心物證。

《南京照相館》根據這個史實，進行藝術創作，將歷史事件轉化為電影鏡頭。影片聚焦「吉祥照相館」，通過暫時在照相館避難的郵差阿昌、照相館老闆老金一家、女演員毓秀、傷兵老宋等一群小人物，目睹日寇在南京城燒、殺、搶、姦淫暴行，從最初的膽小求生者到暴行見證者，再到後來的勇敢反抗者，冒死留存日軍暴行影像罪證的壯舉，揭示了歷史真相的守護與民族精神的覺醒。

影片善於用對比的手法。在日寇攻入南京城、還未進入照相館時，照相館牆上掛著一幅幅南京人的全家福、結婚照、兒童照等等，洋溢著溫馨景象；日寇大屠殺後，變成了一幅幅記錄日軍暴行的血腥照片，反映出日寇的殘無人道。

影片還通過日軍強迫南京人擺拍「親善照」、日軍頭目書寫「仁義禮智信」與在城裡的大屠殺畫面的交叉切換，揭露日軍的虛偽和無恥。

電影中的日軍主要人物、隨軍攝影師伊籐秀夫，外表面目清秀，舉止斯文，表面對蘇柳昌比較和善，為他提供食物，稱他為「朋友」，還為蘇柳昌寫了一個證明，寫明此人不要殺，是為他做事的。臨收筆了，他又添加了4個字：兩天之內。實則伊籐一開始就打定了主意，此人用完就殺，活生生一個兩面三刀、背後使陰招的魔鬼！

作為一部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的重頭電影，《南京照相館》值得所有中國人看，也值得其他國家人民一看。因為這關係到戰爭與和平、獸性與人性，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不應被遺忘。

說到日軍暴行的照片，並非僅有南京照相館這16張。兩年前，美國青年埃文·凱爾向芝加哥的中國領事館捐贈了一本相冊，其中包含了日本軍隊在二戰期間所犯下的暴行的照片。

而這個月，又有法國青年馬庫斯·德雷特斯特向中國捐贈其外祖父羅傑·皮埃爾·勞倫斯生前收藏的618張記錄日軍侵華暴行的珍貴歷史照片。羅傑的外祖父曾留下遺言：這些照片等中國真正強大時再公開。是的，中國真正強大了，才能保護好、捍衛好歷史。

從當年的南京華東照相館到今天的《南京照相館》，我們終於迎來了祖國的強盛，即使面對世界霸權，也敢於針鋒相對。《南京照相館》已在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等國陸續上映，南京大屠殺這段血淚記憶正從民族記憶走向人類共同記憶。

（2025年8月11日）